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四十四

明　蜀人張　岱著

劉文成世家　附劉璟

劉基處州青田人也曾祖濠祖庭槐父爚濠為宋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登高丘而望其實不默者賑之宋亡林融為宋舉義元使使簿錄融株逮盡其里濠遽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胠其篋私記其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走火失錄濠佯為使者游數

第以所記二百人上基在元年十一舉於鄉十五成進士授高安丞先是瑞州有術士曾義山者從吳人得秘書名銀河棹善占卜臨終藏其書於葫蘆石洞中誡其子曰某月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至是基經山家得其書益自負在高安與幕僚不合去方谷珍反省憲辟基為元帥府都事基請與兵捕斬之而元大臣受谷珍金謫基言銅之紹興基時時往来雲門諸山或為人擇葬葬用粒粟法相地多奇驗會

山寇起行省復召為都事基自募義兵勦寇與石抹宜孫守處累授行省郎中大臣録守江南功基不與遂棄官歸隱青田山偶至西湖與魯道元宇文諒等縱飲呼愽日晡有異雲起西北一湖皆光客皆詫異基獨引滿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建康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座客謂基狂漸離席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放歌極醉罷基居山中讀書作郁離子十八篇郁者文也離者明也其九難篇做七發七

啟而爲之其末歸於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
呂師周召稽攷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肆
禮樂以待王者之興有說基者曰天下擾擾以公才
略據括蒼并金華明越可折簡定畫江守之此句踐
之業也基咲曰吾正惡方谷珍張士誠剌促狐鼠乃
效之邪吳公下建康乃置酒高會指乾象曰此天命
非人力也遂決計趨建康客或尼之基母富氏曰自
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萬全哉會總制官孫炎以

吳公命來聘乃謀問道往見公方食詔之坐指所用班竹箸使基賦之基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灑淚痕斑公蹙額曰秀才氣基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公大悦曰置帷幄稱先生而不名時諸將多從公滁濠間力戰有功基以儒生緩帶稱軍祭酒陳友諒既㪣花雲於太平弑徐壽輝而奪之揚言東下聲勢大震諸將多怨議降議奔言人人殊基後至獨睅目不言公召入問之曰先生何以不言基

曰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公前席曰事急矣先生試言之基對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擻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公善其策勒大將軍達等乘東風發伏擊大破之賞基功辭不受時正旦中書省尚設小明王座奉龍鳳正朔基過睨之曰是座為誰侍者曰小明王基向前蹴其床怒罵而去公大駴趣召問基曰牧豎耳奉之何為遂為公陳天命所在公感悟始定大計尋發師攻皖

城久不拔基語公曰彈九地乃久勞我師友諒膽落
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爲徃至江州友
諒果夜遁武昌其相胡廷美以洪都降曰請無散所
部隸他將公難之基自後躡座附公悟亟許洪都下
初基聞母訃乞歸公慰留再三至是辭益力公始許
值苗將反金華殺胡大海而西安謀翻城應之夏毅
惶遽無所措聞基至迎入一夕而定旋諭屬邑固守
俟邵平章兵至禽苗帥平之基治葬畢撫爲人言吳

公神武必有天下蕞尔方氏不為賓融當且為田横
而方氏素悍基名遣人致賻郤之向於公公令基與
通因勝書宣公威德方氏遂納土稱臣復除入京道
建德張士誠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之基止之曰不
出三日賊當走至期登城望曰走矣衆見其壁壘旗
幟如故鼓角方嚴基趣文忠疾進壘則皆空而留其
所掠老弱羸疲而已遂追禽之當是時吳漢雄峙議
出兵奚先公問基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據上

流竊名號宜先戕之友諒戕士誠囊中物也公意決遂伐漢大戰彭蠡湖公方坐胡床督戰基占氣排公牀趣呼曰公更舟公更舟公倉皇起改舟則漢礮碎舟皆糜公與漢相持湖中三日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之日魁之友諒果以庚寅日中矢死久之諸將奉公爲吳王置太史監以基爲太史令吳王使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蘇州圍三百餘日不下基曰蘇城形如螺取螺者擎首則縮擎尾則出齊門尾也盤

門首也婁齊門盤門閶門矣諸將用其言破之是年改
監為院基為太史院使已為御史中丞仍兼管吳王
即位為天子置汴梁為北都車駕行視之使基與李
善長居守基督察奸惡輦轂肅然宦者監工不肅亦
即啟皇太子逮治之中書省都事彬奸事露基馳奏
請誅彬既得旨善長以省僚欲庇之會天旱請基緩
其獄基不從曰除奸彬天必雨竟殺之　帝還善長
言基專恣左右畏基亦短之　帝皆不問會有妻喪

告歸其冬手詔召還詔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即别閭里捐丘隴應聘而起相從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州降洪都取武昌定廬城内變尒多輔焉彭蠡鏖戰砲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兕神怒號自旦至暮如是凡四尒時在舟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尒

當疾來同盟勲册言非儒造寔出朕誠尒遂命駕良
慰朕心旣至賚賜甚厚追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
武三年授弘文館學士其冬進封誠意伯祿二千石
曰吾子房也　上賦處州御史大夫章溢請加之宋
賦畝升　上曰青田使畝五合而已令伯溫鄉里世
世為美談四年春賜老歸其秋　帝手書付基曰近
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京師我之疆宇不少前王胡
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救之猛然小人但喜寬忽謗罵

國家非刑莫治即今天象叠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
子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
日吏有之吏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年高靜處
萬山中必有真見今刻期往卿閣訊使行勿賫茶飯
迓之基悉條對而焚其草大略以霜雪之後必有陽
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帝命付之史館基在
青田日飲酒奕棋口不及時事守令訪見皆不得一
日令微服為野人入山求誠意伯基方濯足水際令

固從之因引入茅舍攝衣出為黍食令令告基曰某青田令也基乃大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令終不得以微服見矣初　帝嘗與基論相基謂楊憲汪廣洋胡惟庸皆不勝相惟庸銜之會甌括閒有地曰淡洋南界福建元末奸民盜鹺其閒方谷珍所繇亂基嘗言　上設巡簡司守之而民作奸如故適盜周廣三反温處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徑請　上奏不先白中書省惟庸以前銜使吏訐基言淡洋地有王氣

基欲浮為墓民不與則請立巡簡逐民家庶幾動
上聽遂飲韋以聞　帝尊基祿基跪而見　帝自引
責而已殊不辯竟侍　帝京師不敢歸家八年春病
惟庸拉醫來中其蠱遂篤　帝命傳送歸臨畫集天
文書鑰匱中敕璟曰服闋進之吾後世子孫毋習也
遺奏勸　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其寬猛若循環毋
持一端諸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
且戒璟曰惟庸方在事毋上不久敗敗則　上思我

言其皆可密聞也訃聞　帝急遣李鐸至青田索遺書璟奉遺書出緘鑰如故授鐸馳上之初基之從　帝也　帝使馮勝從基授進止基告勝夜半出兵至其所見其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日中後黑雲漸薄而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躡之可盡禽衆初莫信既果然始以為神遂奉而得勝一日入見　帝欲戮囚語基梦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戮囚基曰頭上血衆也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不出三日

帝傳刑待之果有海寧之捷　帝悉付基因使繼之基以先占奇智佐　帝有天下言奇事者悉歸基亦聞曰　帝初營中都而城之基曰臨濠興王之國當避國姓國姓者諸諸侯國圍　帝固基言而有意都爲基曰金陵負山之險扼江之阻江南形勝帝王之都中都雖帝鄉非建都地　帝乃止遂都金陵使基相址既定基出　帝移其址數寸明日入驚曰誰改臣址　帝曰我也基曰固當恐終當還耳既成　帝

見殿角皆設銅爵顧基曰何鳥能復飛入基咲曰除是燕子又一日登高望曰美哉都乎冠山而表江王氣之聚也基對曰美則美矣鷄鳴山猶有王氣 帝明日幸雞鳴山厭之 帝治方中鍾山孫權之塚當其前基曰臣聞聖人治天下髑髏潤澤枯槁榮茂孫權人雄也稱王於吴彈壓江東毋除殘骸爲 陛下守門不亦可乎 帝曰善其後 文皇入靖難先即位於鷄鳴山乃知基所言燕子者燕王鷄鳴山王氣

者燕王即位也初　帝問基卿幾子對曰臣子二曰
璉曰璟　帝召見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基曰臣
子璉有相才無相器臣子璟過剛不中終不得其死
璉為江西叅政　帝常欲相之亦為胡惟庸黨所擠
墮井死遺子薦七歲初基封止其身而已惟庸敗
上念基欲使璟嗣璟讓薦　帝悅賜之衣服鞍馬居
室授閤門使封薦為誠意伯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
法幼璟以抗　文皇庚死獄中法亦停襲法子柜孫

墨俱不爵景泰中授其孫祿翰林五經博士弘治中授其孫瑜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為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世宗是諭言下廷議僉言　高皇帝收攬賢豪創造
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
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
基亡之後孫廌嗣之　太祖常召諭再三鐵券丹書
誓言世祿廌嗣爵未幾旋即殞世襍圭裳於末裔委
帶礪於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負荷或謂長陵紹
統遂至踈嫌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劾
俱存昔者武王興獄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

基宜侑　太廟其九世孫瑜宜嗣伯爵制曰可基入祀　太廟廡中指揮瑜嗣誠意伯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石匱書曰劉文成之功大矣而報輕也蓋文成以術合亦以術見疑故文成終其身任情戇直勿事婞阿雖明嘗不試之藥亦惟莫　人主見諒明己之不終用術數也若夫神仙導引在文成豈不知出此而英雄欺世之語其在英主疑主之前敢出乎哉且赤松

黄石在留侯亦僅能得之漢高而不能得之呂后當
其辟穀種食留侯又豈得已也哉

附劉璟

劉璟文成次子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延安侯
唐勝宗破跣賊葉丁香多決筴於璟因薦材略　高
帝見之喜曰劉伯温有子矣授閤門使使立駕前賜
之鐵簡以糾官儀都御史袁泰奏事支吾璟下殿以
簡擊之諸大臣皆畏璟欲出之會谷王之國幼　上

欲為谷王置強相大臣曰已踰璟者乃出璟谷長史令兼行視肅遼寧慶燕趙六府璟至燕燕王與奕璟勝王曰不遜我邪璟對曰臣可遜則遜不可遜則不遜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聽命參李景隆軍事璟所籌畫景隆亦不聽景隆戰敗璟夜渡蘆溝河氷陷馬斃璟力跳登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與疾赴闕進聞見

錄千萬言又不聽遂歸閉門稱疾　文皇使使召之
臨行所親置酒祖道相戒曰　聖上神武何止唐太
宗公此行魏徵矣璟瞠目不答到京陛見侃侃不屈
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下詔獄
一夕辮髮自絞死法官請緣坐其家　文皇曰其先
人有功予之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侯祠
石匱書曰劉璟與燕王對奕出言不讓璟目中明明

見燕王數年後必有靖難之事而燕王目中亦明明見璟數年後必爲死節之臣此是英雄機鋒相對處非凡夫豎子所得而知也乃璟明明知之又明明言之而　建文帝決不之聽李景隆又不之聽豈非天哉雖然留侯有不肖子辟彊使呂氏得握大權以危漢社千古遺恨後之稱文成者每欲比擬留侯而文成有子如璟留侯得不見而媿死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六

明　蜀人張　岱著

張河間定興世家

河間王張玉者河南祥符人也仕元為樞密知院元亡與其主遁於沙漠洪武乙丑自拔來歸高帝奨其材氣俾以稗校從征捕魚海子哈喇哈有功授濟南衛副千戶久之以從征邊徼累功陞都指揮同知從燕王藩邸為霸府元僚建文元年有告燕王反者議

皇帝密遣北平都指揮謝貴收逮王府官屬校尉貴與布政使張昺逼圍燕王城殺王城卒且及王燕府官屬皆洶洶懼難王所旦夕侍左右者王及朱能其名在收中入見泣曰外勢如此臣等坐魚肉矣燕王曰我奉藩無過外雖洶洶久當自定公毋怖也亡何有詔削燕王爵王復與朱能泣燕王前曰少主昏蒙姦臣謀害宗社立無幾何諸王並誣不軌剪絕殆半誅戮臣屬下及家族大王居國有何釁端坐削名爵

今兵刃四集猶坐待之即臣等死不足惜高皇帝創建天下分封諸王傳之世世陵土未乾皆蒙陷害萬世而下誰昭雪者大王即守區區之義柰高帝宗廟社稷何燕王曰愼毋妄言足自取族耳玉與朱能復泣曰誰不愛死臣等寧死殿下不願死奴隸刀鋸之下言訖悲不能止燕王執玉手惻遣之居頃之謝貴張昺伏兵約守城軍皆暮俱發入燕王城都指揮張信密以告王使朱能覘之果然皆請曰事急矣捄死

於頸不可後也王曰誠知禍逼當史籌之未能曰變
者聖之通也果者作之斷也中朝齊泰黃子澄輩方
甘心大王大王尚不自決謂於縣官親乎周王豈疏
屬哉一旦禍發無可攀戀大王明知也語曰雖有親
父安知不虎況其非父雖有親兄安知不狼況其非
兄燕王曰危欲安也禍欲福也不能求安反先危矣
不能致福反先禍矣能曰古語云人衆勝天天定勝
人殿下之天臣知定也王曰諸公堅欲如此毋相怨

矣王曰命在須臾尚復誰怨燕王曰計安出王曰今
護衛尚餘八百人望大王盡召入王城可以死守王
曰如公言第自揣耳不足辦大事柰何曰擒貴昺餘
無能為也王曰猝難擒則柰何王曰今中朝方收逮
護衛官屬誠如所收逮召貴昺付之貴昺必來來而
縛之則一夫之力耳燕王曰善匿士端禮門召貴昺
貴昺不來良久至門者呵止其從人匿士出門收斬
之移時貴昺從人見貴昺不出稍稍散去王與朱能

等率八百人者盡捕貴昺等所伏貴昺所使圍守王城軍聞貴昺擒皆散走王遂與朱能等夜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燕王令指揮唐雲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過而呵止其闘卒曰謝都指揮張布政使王皆赦之矣汝闘何為徒取死耳亦皆散遂盡克之燕王遂上書於朝如祖訓之義引兵誅姦臣也王說燕王曰薊州我肘腋地不先取薊不可安意南行遂與朱能從燕王拔之夜入遵化遂略密雲至永

平致其精甲以益師王在灤河之上王請南其軍以
攻潞忠楊松莫州之衆王以玉為前鋒遂擒忠松盡
降南軍王疾趋真定以應耿炳文玉单騎先覘炳文
軍歸決燕王引兵向之遂與鐔淵馬雲等奮擊大破
炳文真定城下炳文入城自保燕王還軍北平而江
陰侯高來圍燕永平玉從燕王往援高走玉説燕王
曰大寧去此不遠移軍襲之可免後顧遂從燕王拔
大寧擒殺其守將滑朔前兀良哈之衆擁寧王入關

置之軍中而寧王所從三護衛士皆歸燕王是時議
皇帝以炳文敗使李景隆代為將景隆聞燕王出軍
大寧頓兵北平城下燕王至會州以其所得兀良哈
衆及燕王三護衛分為五軍王將中軍鄭亨何壽副
之朱能將左軍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
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
毛整副之是時景隆軍鄭壩陣白遂之河西王從王
連戰三日大破之從攻廣昌蔚大同悉下白溝之戰

燕王以精騎突入南軍左掖玉與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勇氣百倍景隆大敗退保濟南於是中朝復以盛庸代景隆將東昌之戰盛庸以火器乘北軍圍燕王數重燕王從其陣西南衝擊出玉失燕王所在突入陣求王連殺百數十人遂為南軍所殺燕王從間道還諸公免冠請罪王曰冠勝負常耳且亦少挫所恨失張玉也為之泣下諸將皆泣遂以玉兵屬其子輔輔以都指揮同知從靖難有功燕王既即位追封

王崇國公諡忠顯封輔爲信安伯輔之女備後宮居二年上謂淇成二國公曰功臣次第封矣亦有恨乎皆對曰無獨張玉功最高玉在臣等皆出其下今不在也玉子輔功不薄僅封伯諸臣妄意陛下不眤皇親耶上曰吾亦恨之遂擢其次子輗爲指揮使晉封輔新城侯玉莊重果毅笑數越人軍中進止常以數言決定成祖最倚信之玉每對其戲下爲將當濺血戰衣流釁汗簡仁宗在東宮時數數稱玉既即位加

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太宗廟輔以封新城侯之明年交趾叛臣黎季犛詭曰胡一元名其子曰奃殺其三君挾詐橫朝命上命成國公為征夷將軍輔為副將軍統大兵征之成國公卒龍州命輔總其軍諭曰昔者開平王北征卒於軍岐陽文忠代為將遂鼓所部殲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多讓輔既至俘季犛奃獻京師郡縣其地進封英國公交阯殘孽阮師等復推簡定為主已別立其從子季擴推簡定為偽上

皇亦詭交人曰陳姓上使沐晟往征敗績復命輔佩征虜副將軍印發師與晟會遂擒簡定上赦季擴為交阯布政使季擴陽奉順弄兵如故輔復率衆轉戰連年獲之遂命以征夷將軍留鎮輔用兵持重有遠略賞罰必信貴將黄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交阯見大軍至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以故屢服屢叛最後季擴倚險荷花海立堡日麗自固輔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抵

日麗大破之茶偈山季擴退守愛子江伏巨象數十後列人馬盡力抗我師輔縱馬先進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皆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斬艾僅仆填山谷崎徑陰林下馬徒步兼程履險將校從者僅百餘人身與賊遇斃其數千凡三下交南威震西南夷中會上北征虜召還領左掖兵進止機宜皆密取決最後窮追絕大漠不見虜請假之萬騎給一月粮必得之而是時上已念旋師車駕崩榆木川與受

遺詔輔有女弟為皇貴妃女侍東宮仁宗即位册女為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歲賜羊二百羫酒五百瓶白粲千斛使知經筵監脩文廟實録宣宗即位知經筵監脩昭廟實録重錫勲階頒賞金幣為群臣冠漢庶人且反使所親信人枚青謀輔内應輔毋令輔執青以獻上親征漢付輔機事漢平賜予優渥會都御史顧佐言請保全功臣者許解柄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朝夕論治賜璽書襃諭進階特進

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已何使朔望朝而已歲時寵錫
有加宴會腆洽英宗即位仍知經筵監脩寔錄賚予
頻仍加勲號輔上承太皇太后之命與楊士竒等同
心輔政當海内承平中外無事安享祿位二十餘年
名震四夷天下想望其風采其爲人器度和偉端重
静默臨事嚴毅有斷門内肅穆外敬禮士大夫遠權
勢去機變貴而不驕富而不侈天下以是重之嘗請
與列侯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

經各一章講羅列坐奉飲歌鹿鳴之詩雍容而別王振用事擁車駕北狩虜發輔行然不使預軍輔老矣默默不敢言從死於土木追封定興王謚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襲爵憲廟閱騎射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寶鈔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孝宗初知經筵監脩憲宗實錄進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

知經筵事監脩孝宗實錄以老乞解兵柄賜璽書褒美白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為公六十六年稱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脩國史十主恩崇宴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富侈冠衆第後庭數百人曳羅綺以壽終贈寧陽王謚恭靖而生平無他藝能敦重善為儀而已懋之王至萬曆中以例奪其世別見於勳封

右遺書曰玉始事乞胡位韋武自拔歸明積代而冠

霸僚復識龍潛之運佐之證雖不足其器可稱也輔之雄武宏筭信威荒徼僭爵九命冠秩三台赫赫其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權奸之豎身膏草野夫豈耄昏使然抑亦居不貴之地莫固宜爾嗟乎數也誰能遣之不然懋遷何德而貴富壽考令終顯融至此也

又曰有開明之大將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傅穎公之勇沐西平之精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若定

興以一旅之師立功異域三致酋首俘之王廷亦古今名將所罕有也使之興不召還得如沐黔寧之於滇南長守交阯以至正統十四年始棄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而淪沒者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七

明　蜀人張　岱著

朱東平世家

東平王朱能濠之懷遠人父亮從　高祖起兵積功至燕山中衛副千戶蚤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饒膂力既嗣父官為　燕王所愛重常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　天子使三司諸大夫謀遠之勢且迫王猶隱其事能與

張玉丘福直入昌言曰大王　高皇帝親嫡子長而賢武朝廷不察乃以吳漢見疑今諸究謀定矣即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葅醢也王乃決而與能及張玉丘福謀遂以計召三司入設伏殺之遂分率虎騎八百奪九門撫綏城中外三日大定從王攻薊州能先登拔其城虜其將馬宣等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略地至灤河還從擊雄縣復先登入東門破耿炳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虜其副將

皇命詔拜能為征夷大將軍賜弓矢統兵八十萬討
交阯　文皇親禡於龍江宴餞能等既抵廣西而能
病瘧以兵屬副將軍輔而卒　文皇時覩天象而怍
之謂侍臣曰西師其有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北
人不習暑耳訃至　文皇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
將入慰　文皇為灑泣曰輔吾大業者能也且其心
行當遠到胡遽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親為文
祭之辭甚哀追封東平王謚武烈卒時年僅三十七

子勇嗣勇長身赬面虬髯戰長見者皆目屬而中實

恇怯亡他技顧折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聲歷掌

都督府 文皇北征使佐太子監國頗見禮重宣德

初從征漢庶人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

太子太保後 英廟親征護蹕至土木力戰死之車

駕蒙塵兵部尚書于謙參論勇罪奪其封 英廟復

辟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子儀嗣 英宗見而器之稱

曰平陰王有子矣自是所在皆稱命提督南京守備

掌中軍都督府凡四十三年加太子太傅以老成靜
謐稱卒年七十贈太師謚莊襄子輔嗣屢掌都督府
守備南京以征胡將軍率師扞虜虜退還京卒贈太
傅謚恭僖子麒嗣使承天卒於道無子介弟鳳嗣鳳
卒子希忠嗣希忠美姿容善舉止沉靜不苟為世廟
所暱重數吏委任再掌後軍都督十二團營及五軍
營兵馬其官自太子太傅累加至太師卒年五十八
追封定襄王子應禎嗣後以例奪王

石匱書曰靖難之初起稱首功者獨淇公福成公能而已然天子親為大將每戰必在行而二公者雖討書血戰之績多然曷能一伏旌節出號行罰式受脤南北為大將軍能覺於師天罷並被福敗而殞坐遣節制寧唯勿旌罰乃及嗣平陰失律秉與震蹟罷以真王毋廢世祀覆敗同軌賞罰殊執嗟乎君猶天也天之未定誰能議之曷不曰何以革軌後世

又曰文皇行兵迅雷不及掩耳而朱東平貫勇先登

克稱所使所謂君皷而臣舞者也小河再退事未可知乃東平屹立不動李成大功猶奕之打刧此着進而彼着不及栝矣語曰敗棋之旁有勝着不其然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七

明 叙南張 岱著

辛卯殉難列傳 有總論

舟山古甬東地也越王勾踐敗吴於姑蘇不忍殺夫差欲以甬東夫婦三百安置吴王蓋以甬東為海外孤城惟魚鱉是見不逞夫差以澥崊老耳長頸鳥喙之主使甬東梢可以牧馬休兵生聚教訓決不以甬東為會稽之續養廂以自貽患也今之據舟山者則

不然黄斌卿奉唐王勅令其將濟浙江至舟山而安之遂以舟山為窟穴不以一兵出江上視舟山為田横之島欲據此以避秦魯監國以紹興失守遵海而南至舟山而安之亦欲以舟山為扶餘國欲據此以自王皆欲大用舟山而舟山卒不足以為用也盖舟山離澥不遠以舟山為站脚地則可以舟山為藏身地則不可以舟山為狡兎之窟則可以舟山為興龍之地則不可以舟山為楼船往来開市貿易之地則

可以舟山為起家立業嬰城死守之地則不可嗟哉
魯王本欲以舟山終者妄言以舟山始即欲以舟山
始者乃究竟以舟山終刺黃斌卿借荊州以取荊州
殺黃朝選拔趙熾以立漢熾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
足以久覇天下哉缺口一行原以舟山為弱肉餵虎
而大將如阮進胡劉總戎以鏖戰死老臣如張肯堂
朱永祐李向中吳鍾巒輩以殉鄭死泰山一擲輕於
鴻毛不亦重可惜哉夫舟山以彈丸黑子之地所集

文武將相又不多人乃復爾嫉我妬自相殘殺如蚍之面口自食不盡不已朋黨之害人國家至澥外猶爾況堂〻天朝民安物阜之世哉及後坂下之圜灘兵四面皆集倘得有黃斌卿者素得民心為文檀之居守再得有黃朝選者勇敢善戰為范蠡之進兵亦足以少救敗亡而魯王卒為張名振所挾東奔西走視為奇貨之浙不能之閩不可心膂既無手足隨散倉皇失措遁走死於閩澥山中魯王有知亦當以

冥惘自敝曰吾無面目以見子胥也悲夫

張肯堂南直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仕閩為巡撫福建都御史隆武遁去肯堂淪落在閩魯王至舟山遣使齎敕迎請救曰予讀秦誓知秦穆公敗崤而作也其詞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以偭伯之君尚思用賢以補過況予天竄之冑中明大義五年荼苦履江沙海罔知攸濟豈不以謀議之重缺於中股肱之寄虛於左乎先生國之元

耆抱德東山籌時赴會策之熟矣予傷閩事之無成浙圖之方始蕩霖飢渴特在先生介遣官敦請先生前來輔予夫東南始事之地也先生吳越之望也以帝者之師臣總持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萬全克底光復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先生毋曰予一人惟皇祖之故惟江南百萬生靈之故早申符策覲揚京陵先生豈無意乎惠然其來慰予延佇肯堂拜敕即至舟山進武英殿大學士册

山砍中書蘓兆人先縊於雪交亭目猶未瞑肯堂拜之延命其家人俱縊而自縊死之

朱永祐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魯王至舟山差官齎敕迎之敕曰予漂揺南服嗟嗟音音樓船之盛揚僕無聞跳盪之功渾瑊難再惟内治弗脩俊乂弗登而能張撻伐之聲揚克敵之氣者未之前聞予所以永懷舊德不啻飢渴也朱先生抱才英敏樹德宏深景企高風屢致尺書身托空山欲

無求於當世名在天下必需故於興時茲特陞爾為吏部侍郎掌部事昔劉大夏為職方項忠指司馬坐曰此須公矣先生昔在銓司風彰清譽今俾統鈞庶幾似之伯禹之總百揆惟敘其咨周公之位冢宰爰撫妹士攸開仕路始于蹡諧九德之美登用多士即有折衝萬里之謀知人安民奠茲率土先生豈無意乎詩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予賴先生有如杖杜永祐至弁山供職辛卯城陷自縊死之

吳鍾巒號霞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長興縣令以推科黜幾降官壬午補紹興府照磨閩亡後從魯王至舟山為禮部左侍郎掌宗伯事　二祖列宗時享諱辰祝版告文及詔誥敕書皆出巒手文采古麗辭命有光魯王親征督張名振舟師直上金山鍾巒撰檄文布告天下忠憤留蠡英豪電發士民見檄皆涕泣悲哀不能仰視在舟山無閉户著書作皇明記事本末數十卷甫脫稿一夕城破鍾巒投井死之兵

火連天書皆焚燬舟山平後有士人偶到其寺中於廢紙堆中有青氣冉冉出紙上士人異之細撿其下有毛楮燗煤草藁一束乃鍾巒所作古文諸藁並題曰霞舟携稿士人抄出分作四卷以俟剞劂昔沈青霞死後路楷欲滅其文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隻字者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藏其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見青霞峩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埋於後圃事白後穴地出之遂以鳴劍集傳之世今霞舟携

槁紙上有氣亦是忠魂所附也

李向中號立齋湖廣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長興知縣調繁秀水兌漕故事軍強而民弱運官率能斂怨持籌當事往往諭原額數倍無所恤向中持額堅軍閧糧長則以身當之至于軍激憤起共摶向中傷臂幾折決不少撓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弘光中晉職方員外南都陷棄去魯王監國紹興向中不受職就唐閩以原官進秩稱敢言特立不畏強禦延平不守淹

息海上倫極勞苦監國至舟山潛海謁朝拜兵部尚書六年以艱去位憩舟山僻瀣清破舟山向中妻妾婢僕十餘口闔門焚死、

劉世勲福建人為舟山副總兵善水戰所向無敵舟山兵敗世勲趍歸舉火先焚其妻子而自投火焰中

石匱書曰魯監國之在舟山彈丸土耳然猶文武不和互相吞噬破不旋踵雖為天意亦人事使然矣至如城中百姓閤室自焚者不可勝計誠無減項王之

魯國而文臣之舉家殉難武士之血戰就擒雖宋之
陸秀夫張世傑又何多讓也哉